新刊正蒙解

新刊正蒙解卷之二

壽昌劉儓述
婺江譚大初校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動無非禮也百順者攸往皆利也然至當與百順非判然不相謀也德以爲福之基而福實德之所致君子惟患無其德耳苟有德焉焉往而不得百順哉是故君子樂得其道以能自求多福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

之善配其德

自其共由之謂道自其由之而有得之謂德是道卽德也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言其合一而無間也與易指不同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厚而且化正己而正人也淵泉非出因時而制用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大德一句見論語大者器以下張子什之也言語

稱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者何也言人於德之大者盡性至命而克全其天如器之有成焉則性立天下之有而小德之由大德中出者隨其所應無非至理又焉可以豁而限之哉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行道有得之謂德性者理也質者氣也性一而已而氣質之稟不能皆齊宜若有可為有不可為者矣然德者得也吾所同得之理人苟能勉強行道孜孜不息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而何質之不者人之憂故曰凡有性質而可有為者也言有

性質而名曰人者皆可求而得之也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過事之過也不有卽是不凝滯於心與有所忿懥之有字同義知之細猶言察之精也言易謂日新之謂盛德者何也人惟凝滯於物而察理不精是以德亦日晦而不盛矣苟事至能應過而卽消使心常存而不死則察理精詳纖悉必盡而日新無窮矣豈不足以爲盛德哉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無我而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而後能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張子反而言之竊恐未盡又曰天地合德聖人事也若然不害大賢以上皆能之張子以是與合德之義亦非也屈伸倚伏與時偕行天地同流也日用云爲無所偏倚酬酢不倚也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禮器禮運皆禮記篇名利順也即禮運所謂順之

至也達通也即所謂運也成成也即器之義也用
無不利上旋欽禮運則三字余氏曰禮器之中皆
言脩身謹禮之事故曰藏諸身言未及於效也禮
運之中兼言移風俗和天人之效故曰用無不利
禮運云者以下又申解其命名之義言何以名之
曰禮運運也運者運用周流之妙也脩身謹禮而馨
香上達感動天地至於天下大順四靈畢至則是
運用周流無所限隔此禮運一篇之意也故曰禮
運何以名之曰禮器也器者言學者養成德性之爽
如器之有成也〻能循禮則私欲不行而天德完

備如器之各適於用不至於缺壞焉此禮器之篇

之意也故曰禮器成者藏諸其身體也達者用無不利用也體信而後達順故以達其成爲體與用之道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則其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乱斯之謂歟

禮器中言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稱次之多之大小厚薄文質高下隨時變通不拘形迹故曰不泥於小者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以泥於一定而不

知隨時之宜故爾夫苟不泥於小又安有是二者之弊哉大者器以下文申解上文之意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歟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禮器以成德言禮運以大業言脩性而非小成二句釋上文大與化矣之意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學天下

玉者溫潤而栗也人必剛柔合德氣質中和然後

可以此德於王不然身且不能脩矣而何以平天
下乎此當自爲一章與下文不相蒙

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安乎妻子况可懷於
天下

懷許氣切至也性者萬物之一源人之修己必能
安人而後爲至苟脩己而不能安人則其所謂脩
者亦粗焉耳雖妻子且不能化况可至於天下哉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盛猶至也極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行有不得皆反
求諸己矣孟子所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者矣不

願乎外之道孰有加於是哉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本以心言方以用工言夫仁道本於心故推己及人則心可盡而仁不遠所以謂為仁之方言由是而可以至仁也若語其至必有聖人之才然後能盡其量然可博而濟不窮也此豈易能哉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君子制行以立教當隨人資性高下而教之不可一槩以己之所能者病人而律之也蓋以人治人

然後不肖者有所恥而及而賢者亦得以盡其才

不然民將有所畏而不敢爲矣豈所以同乎人哉

此釋表記之意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君子之於人也不必其同不必其是求諸衆而與之

矣若唯物之殉而不求諸其心是棄己而從人矣

又烏得眞是眞同之所在乎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情感而已矣然惟聖人能通天下之志

然後能存神過化無思不服感乎人而人無不懐也然則和平天下之道術豈多乎哉亦曰感人心而已矣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人也爲道而遠人則失其仁矣故爲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天地易簡之道誠而已矣誠則明明則知所先務故易簡理得則知幾而於天下之理知之無不明

知幾則經正而於人倫之尤切於身者處之無不當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而不窮其所行所謂本立而道生天下之道皆源於此者矣然則利用安身之要孰有先於正經者哉天下達道三一句示人以經之所在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性天經之性與堯舜性之也之性字同言人於天經也而能處之盡其道者性之然則仁義之道皆自此出有不可行哉故曰以 引易以明之見五倫

為禮義之本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余氏曰此明體用相須其發之也仁仁用也發而外
者也然由性而發是外之仁實通極於性者也故
外而仁則有以致養其內而靜益安固用一體也
其義之也義義體也存於內者也然由此而知之
既明必能致而行之是內之義又所以致行於外
者也故內而既義則能盡外之文而動以變化體
一用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仁包四德故曰體之常義則仁之感物而動者故
曰仁之動然仁義之道相須而偏勝則各有尊故
過於義則斷割之心多而或殘忍故傷仁過於仁
則慈愛之心多而或不當故害義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三月不違仁三月之後猶易方也然則立不易方
豈思勉所能勉哉安仁者事也
安所過而斅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釋易大傳安土敦仁故能愛之意

大海無潤因竭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樂天以下中至仁者所以無恩之意言至仁則樂天安土不累於物所謂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者何恩之有不累於物猶言與物無求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貧賤以累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達與體信達順之達字同言德能愛人則愛人者人恒愛之而後能保其身能保其身則富貴福澤終身無危矣必擇地而安乎不擇地而安則德之所感召者大矣若大而至於達天則所謂天地位而萬物育與聖人者同性盡而身成矣達之道其至矣乎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分不怨不尤而獨上達下達非孔子本意學者詳之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適晝夜未足以樂天

知來物即物變而研之窮理物通晝夜合天人而一之盡性也窮理故能用盡性故能樂天或問曷爲來物曰來物猶言來也天下之變紛紜旁午交發吾則孰非來物哉有以知之則當幾而決而天一無難處之事矣余氏以來物爲吉凶恐非張子之意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

附

成之於天即成其德也聖人與天爲一不私其身乾乾自強所以希聖而求與天合君子之學也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天地無物不容聖人猶天也何嘗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哉凡與人爭能以能病人者皆生於能之不足也學者苟不思處其極而徒以爭能病人爲哉

君子之道盡人事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淸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達諸天與天爲一也精諸物雜於物欲也釋中庸義而非不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性也天之所以生人而人之所均得於天者也孰不有之哉但聖人則能體其全且盡者耳故人能有爲是亦聖人而已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殉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去物絕之也容物之反殉物殉其欲而不爲之節也愛物之流天之道然言天道之當然也余氏曰

天之道雖收藝蓄而且物與無妄未嘗有惡是以直養萬物也然則物之有欲而流於惡逆天者也故大人之代天理物者必兼容之而不絶雖愛養之而不徇全其生防其僞曲成之而不害其直斯爲承天而盡道矣此其所以爲天之道也不害其直正是曲成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清者異物和者與物同此清和之弊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甚爲道也遠矣

天地之道久大而已矣不過不流則能盡道之中擴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可久可大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不然則是偏曲之見而非三極大中之矩其違道不亦遠乎知違以知言眞一以仁言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惟一故久惟富故大此承上章之意而推言之也

大則直不被方不剛故不習而無不利

大則之大猶大人之大學而至於大則不被不剛

與聖者同故不習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易簡誠也知險阻明也易簡理得而天下無餘道矣何也易簡則能悅諸心而無入不得知險阻則能研諸慮而過變能通其一以貫天下之道宜矣

或問險阻之別曰不平之謂險有間之謂阻

知幾為能以蚤為伸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蚤知也

彼屈則吾不伸而伸伸矣又何爭

此不當連上文君子無所爭正是以屈為伸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

至虛則無所不伸釋上二句意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精義入神知幾也交伸於不爭之地無爭也易曰知幾其神乎知幾之至可以如神而於無爭何有

釋論語之意而非其本指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天地之間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屈伸之變盡之矣

易謂君子何思何慮者豈有他道乎哉明乎屈伸之變而已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以柔取勝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此非知幾於勝負之外而明屈伸之神者其孰能之或問屈伸之變與屈伸之神何以異曰神者不測之名變者神化之迹神則變矣變則神矣非二物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立則居安資深斯有爲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者敬而已矣無敬則禮無所載其如禮何哉言

雖欲行之而禮亦不爲之用也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恭敬不慢也樽節檢制也退讓致謙也知斯三者

以明禮則品節詳明德性堅定而私欲不留矣故

爲仁之至仁至則自無不愛故又爲愛道之極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熊氏曰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

而弘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禮以直爲體以和樂爲用故內無私曲則心體清潔而有以爲定禮之本外能和樂則動無乖戾而有以善行禮之則和者自然之謂樂則行之勢也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審時也從義必精遷善也立多凶多懼句至趨時云者求以知幾而從義也此什乾九三文言之義而非其本指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

物前定而不疚

釋易艮卦彖辭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之意義極者精義而至其神也時物猶言時與事也夫動靜不失其時則精義而至於極矣精義而至於極則隨其所處前定而不疚矣學者可不以精義為功乎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之動皆不得已而為也使無吉凶利害聖人亦與天下安之而已矣人謀大業奚用焉故曰聖

人有心而無爲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何思何慮猶言不必思慮也與易指不同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高而明者天也人之崇知而效於天焉無幽不照

無高不及則亦天而已矣豈非形而上者乎然所

謂知崇效天者豈易言哉通乎晝夜而知斯至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葉氏曰人能通晝夜

陰陽之變知則崇矣所以效天也又能守品節事物之禮性斯成焉所以法地也知禮相資而成其性道義之所從出循天地定位而易之理行乎兩間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知德之難言非眞有是德者不能故曰知之至也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與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制爲禮法以興起王業也不及上古者
有意而無法也不及文武者監二代而損益之非
作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復其始
未厭之君其惡未肆而民尚安之也余氏曰堯居
德則位高分定而天下之心素服其惡常肆其罪

未彰而民未厭也故得以厚吾終而容之舜初承
堯命而爲臣四臣素大家且非君子也一旦側陋
如舜者起而處其上其心不服由是而比周以肆
其惡固民之所厭也舜當始政而更容之其何以
肅百僚而正朝廷乎其爲國家之累大矣故不敢
不敬其始而去之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此言聖人無不用人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生生物也類倫類也別分皆明辨之意此例見書
後序正言舜者故以之替言庶物察人倫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為不幸均矣
舜不違瞽瞍之意順也湯武取桀紂而誅之逆也
二者所處雖有順逆之不同其不幸而遇是君是
父則均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卽由仁義行二句之意

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

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一

討罪者中也有慚德者難也雖有慚德而不敢不

爲執中之難也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于與迂同曲也言委

曲其身以求道也與文王世子之解不同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察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虞芮質厥成見詩大雅緜之篇鄭生朱子以爲未詳而此以文王之生言之恐非通論察察猶言恋恋也四友之臣卽下文疏附先後奔走禦侮四等人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杞高大堅實之木除文王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

而善潰除紂厚下以防中潰釋以杞包瓜句人謀

與天命對言文王之事紂也唯修德於下以防其

潰盡吾人事之所當爲者耳至於得天下與否則

聽天所命文王何容心哉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與契天德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釋詩大雅上天之載四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言

欲神明天道在求之人與易指不同

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黄氏瑞節曰張子朋詩語而以不革爲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不可窮者願欲也所當自盡者才也聖人亦惟盡其所當盡者而已願欲之遂否不能必也君子之道四以下中聖人不能盡其願欲之意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魯政之弊敢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
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取法者非其人法猶在也盡壞其法則人亡而政
與俱矣齊魯所以之道有難易者如此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
於仲尼非天命邪
孟子之謂命以資稟言張子之謂命以氣運言微
有不同學者詳之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爰居海鳥文仲以爲神故祀之事見國語余氏曰祀爰居之義句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雜衆夫子稱子産之言而斷之言夫子稱子産爲衆人之母以其專於愛也又謂其使民也義既謂之使民也義則似亦能教矣又謂其能食而不能使何也蓋子産之政不專於寛故曰不害其爲民

義雖曰使民義然不能以先王之道訓其民故曰不害其不能教夫能教則風移俗易而禮樂可興矣然則夫子謂其能食而不能教者夫亦以禮樂之事望之乎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巳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神也

此篇多釋論語而不盡用其意取數條近似者而

解之餘不盡及也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者物也以禮爲物而執持之言不出乎禮也精

義致用時措之宜用乎禮而不系於禮矣至天之

命道自我出矣不曰至而曰知致謙也六十之聲

入心通七十之不思不勉由至命而熟之非至命

之外別有一段工夫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化變化也裁裁成也即變化之義化而知裁言化而自知其爲化也常人行不著習不察故雖或日有所益而不知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化而知裁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窮理盡性則人物之性亦盡矣人物之性盡則與

天地參而意必之無不足言矣張子捨之以釋知命耳順不踰矩似非通論又曰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老非所以論聖人也

從心莫如夢寐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夢者思之感也夢見周公志欲行周公之道也其不夢者老而知道之不行故無是心而亦無是夢也張子以為欲不踰矩又以為不願乎外與老而安死皆非所以論孔子也

困而不知學斯為下矣不待困而聆慎者之常也

困之難以為德辨為感違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存乎疢疾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孔子曰書而下學於困則其業雖正志聖德得斷然有所至不敢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困學與生知不同也與論語困而不學之困不同處在困而不知變者凡民也不待困窮而自除者賢者是大學者困不待困窮而自除然有困亦未嘗非賢者之賢故又言孔子下學於困見自凡民以至聖人未有不由困而成者與孟子併發於畎畝

之意意同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之也

從欲風動見虞書舜之化孔子之德一而已矣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尊撫不忘爲其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損益可知言其生於周故從周禮使其繼周而王

立則垂統亦必如周之監二代而損益之

於已成之迹觀之答爲邦之問

滑滑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爲之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聖人無意必仕貧往道隨寓而安其應公山佛擾之召不敢以無道必天下也卒於不往者則知其終不可為故耳若曰事事而後得食不事事則不得食是以徐孺子之事例聖人矣豈聖人果孺子之

備乎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不■■■■其外也

禮樂有天然之中可備則備不可備則不備非吾可取必者也先進後進豈能私有所增減於其間哉張子之言失其義矣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此釋吾不試故藝之意亦非本指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曾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皆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朱子以爲疑此上下必有缺文是矣張子以有馬
者借人乘之句爲解上句之義不惟理有不通而
文義亦似欠明白豈所謂得解而後得意者邪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表三桓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夫子自衛反魯以下說甚善第首三句似非本指再詳之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趨進翼如此揖如左右在揖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端好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如揖如授上加一堂字不知何據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不遇於中國庶遇於夷狄非聖人之意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曉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過於己者不貳之於後也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能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廣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為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盡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過有道

而貧且賤

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雜引論語以明己意與本指不同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輕裘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則不自假滿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付物如天地之化工故老安少懷朋

友信合內外而成仁合內外而成仁猶言無人已
之間也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
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
人皆非文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片言折獄子路所能也禮樂文章其所未備者也
因其能而稱之因其未備而勉之聖人之善造人
也如此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
之際此所以潜見之不同

猶進德也見修業也類盂一 道易地則皆能為之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為大祀所取次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非論語本意大祀不取小祀取之之說亦未然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余氏曰有所當有無所當無為能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行能修而言有道自當為人所取法豈待徇物強

施以引取乎人哉故往教妄求說乎人皆引取人
之辭也往教妄說見曲禮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則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
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德主天下之善慱而求之於萬殊也善原天下之一約而反之於一本也是至一者善莫大者德也故以善爲治見王心之一焉以德爲言見王言之大焉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氣之出入爲息日之開闔爲瞬言有教動有法無事而非學也晝有爲宵有得無時而非學也瞬有存息有養無一忽而非學也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大望厚望也道民以言二句見禮記緇衣夫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子於民勸於善而禁其不為非斯已矣豈敢以己之能者病人而必欲其同歸於至善哉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樂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

樂盈而反以反爲文減撮也退讓收斂意非人所樂易主於離故進之而始無不及進勉也不足故不敢不勉也盈滿也充暢發越意人所樂趨易盈於流故反之而後始無大過反收斂向裏也有餘故不敢不盡也

驕樂侈靡宴樂宜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敵國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卜龜筮也響應也易繫辭曰將有爲也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夫以之言一形而卜

則應之如響蓋由晉之誠感之也以是知彝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之所寓也達者感通之也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膚受膚受之也言人於訴拒之而不受斯已矣夫苟受之則未有不見於行者蓋訴之受循陽而其行循陰也陽唱之陰必和之象生而法效一自然之理耳孰能絕之於已受之後而不行哉是故君子重夫剛者剛則立心果決見道分明而不信之言不足以惑之矣或問法象之別曰始出而未有

所形之謂象已成而詳審可見之謂法

歸罪為尤罪己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畜訓聚與孟子解不同聚百順循孟子所謂集義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志心之所之也意發動所由也事父母者當先其意之未發與心之所在而承之斯可得其心而不違其志不然其不得罪於父母者鮮矣人之教人亦循是也不知志意之辨則有善而不知預爲之長有惡而不知預爲之救何以能教人使入德哉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余氏曰分藝猶言程限不有不存者心不爲彼所累也若志專在此切切偏好而不舍反爲吾性之累矣如明道以謝上蔡戒誦史文爲玩物喪志是也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亡

安土不懷居也有爲而重遷無爲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從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粗之而無穿窬精而非有而不取微之而惻隱大之而如天皆自吾一念充之耳擴充之時義大哉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
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邪
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
也皆迷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
也孰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爲賢樂己可法爲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

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人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遯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克己行法克去己私以道爲天理當然之法而行之也樂已可法樂天知命無事於法而其行自足爲天下法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張子之言非其本意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

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調木心正而脉理皆直制作如法也服不踶齧易

控取也慤忠信不欺凡事有執也不然雖勁與良

而多知能亦奚用哉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命律者呂即邵子皇極經世書天之用聲一百十
一所以唱地之用音一百五十二者也兮神之應
豈有如是聲音之變哉王弼之謂見易例畧今其
書亡矣
府前定而不致先明也大人虎變何疚之有
言從作義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
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爲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綱紀頼有司而立故有司為政之綱紀始為政者
言君子為政之始未暇論賢舉能必先考察功罪
旌別淑慝正其已在位之有司然後舉賢才而續
用之釋論語先有司之義而非本指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德者為政之本以簡御煩之道也為政而不以德
不惟人不親附而已亦勞苦人與己胥失矣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不欲不貪欲也張子以不欲爲不欲之物非論語本意

爲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不愛其勞即益之以不倦意似重出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亦不謂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鄰有弒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適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

天下之利言有利利於天下也夫報何以有利於天下也以其率德而致善有善之報不善有不善之

報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無所與焉者也夫善有善報則善者有所勸而益勵其前功不善有不善之報則不善者有所沮而不敢於爲惡報行而善不善俱益矣不曰天下之利而何哉

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世亂則報不勝德小人得以肆其奸故小人利於不治世治則報必稱德天下皆得蒙其福君子故利於治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如此豈有他哉公私之間而已矣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理氣合一之謂道有而不涉於迹無而不淪於虛者也易語性與天道之藴不過曰一陰一陽陰陽不測通乎晝夜而已易嘗言有無哉諸子不知此理妄以已見之小因緣天道遂以氣爲有而道爲無析理氣而爲二甚矣其陋也陋言其見之卑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務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爲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爲貴

隱幽妙也賾雜亂也不可惡言必當理有條理而

可尋也易以實見語實理故其言平正而可觀諸

于以虛見測實理故其言馳騁而可厭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一本大作叙無其爻二字

余氏曰撰具也德以善言雖爻以下正見其撰德於卦之意言撰德於卦豈獨卦辭爲然哉雖爻有大小而卦辭皆必諭之以君子之義然則卦之撰德也備矣陰爻爲小陽爻爲大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一物謂太極兩體謂陰陽剛柔仁義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言三才之體皆陰陽二氣之為而二氣之中又莫非一理之運也一理謂太極即乾坤之道也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易之道陰陽剛柔仁義而已矣陰陽剛柔仁義之

本乾坤而已矣故乾坤毁則陰陽剛柔仁義之本廢陰陽剛柔仁義之本廢而易幾乎息矣奚以趨時應變哉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盡利而動之利即故者以利為本之利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利也順其理而動盡利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二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故繫辭以陽一君而二民為君子之道以衆陰宗一陽也陰二君一民為小人之道以一民事二君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而悔吝則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繫辭傳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故曰易之四象余氏曰吉凶悔吝以辭言變化剛柔以變言言四象各有所反覆相易各以一物也故

又特著其由亂生吝吝因不足生悔亦所而已蓋悔
自凶而生吉吝自吉而向凶吉者大獲爲亂凶者
破敗爲不足然則陰陽之理何所不體而天下何
物不有所哉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
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
此
尚法也南軒張氏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
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
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

尚之則可以盡制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愚按四者以下又

辭變象占而言言是四者皆神之爲故君子尚之則動罔不利如此

然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開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余氏曰至精辭之精密無所不具也深理之玄微無所不包也詞足以待天下之問則其理足以通

天下之志矣二意不甚相遠[illegible]揲蓍之[illegible]也分二
掛一揲四歸奇為一變通變總三揲兩手之策也
極究察也數七八九六也繫辭曰通其變遂成天
[illegible]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易之文謂陰陽老
[illegible]之畫非通變則陰陽老少之文不成何以成物
天下之象謂卦爻動靜之象非極數則卦爻動靜
之象不明何以制器無文象以成物制器則是其
幾之不辨不足以成務矣成務即成物愚按非周
知以下通上文而言通天下之故即是待問通志
成務不疾二句承上文其神不能句言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

釋易顯道神德行二句示人吉凶知來藏往者蓍龜之爲故曰語蓍龜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危懼平安易慢傾覆也萬化即德行也鬼謀吉凶也言易曰顯道者何也言危懼則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能危懼以終始其要者無咎易所[illegible]

此道而已曰神德行者何也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而萬化之感自然能冥會無遺而莫知其所以為之者不亦神乎又曰可與酬酢可與佑神者何也言人以事問之其應如響故可以之應對乎人鬼神主吉凶以示人而不能使之趨避而易能曲盡以示人故可以佑助鬼神之所不及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余氏以弭字解藏故字解所往言人之舊所習行者不知患而妄為易則能明其患以示人而消弭之故曰藏往與易本指不同

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易也者示人以趨吉避凶之道也吉凶有兆惟易先知君子法之而有道術以通其變或勿用以遠患或居貞以即吉則無往弗利矣其所以措之於民者不亦遠乎遠與人無遠慮之遠字同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則於易深矣

經解曰潔靜精微易教也故易之失賊其爲人也潔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蓋易之道本潔靜精微者也君子之學易也苟能潔己潛思亦如易

之潔靜精微是固易之教也然或深求隱僻過於
高遠則空虛無據使人迷於趨避之方而失之賊
矣故必潔靜精微而不累於迹知足而無過求焉
其於易也深乎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釋乾四德之義而不盡用其指學者詳之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迎之不見其始隨之不見其終始固爲終而終後

生始元亨利貞循環不窮而古今天下無一物能
離之者也故推本而言當父母乎萬物言乾四德
於萬物猶父母之生子也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釋文言元者善之長也四句之義最爲親切然其
辭指明白不煩訓詁學者宜潛心焉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貞

貞也

擬議謂模寫天地乾德謂乾卦之理也太和以道言利貞當其可也不失太和之道卽當其可而得其正矣言乾之六爻擬議天地而模寫之性命之理得焉故其德旁通曲盡而無所不具不失太和而各得正也釋彖傳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數句之義而非本指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喟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本指不同止卽龍德正

中也釋乾卦九二文言之義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内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未得舍也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九三爻辭曰厲無咎故曰危四曰或躍故曰疑或之者疑之也過中重剛時位之不善也豈庸言庸行之所能濟哉雖以大人之德之盛者亦必將有不安外趨變化行不失時内正性命心不失守大

有作為以自救焉故其危疑不遂難於自見其德

者乃其時之不得不如此道之當然也在九五以

其人品言則為大人而化矣以其配天言則合天

德而能位之久以其性言則能成其性而至於聖

矣其實三句只是一意亢龍上九之象也此特以

其位畫之窮極而言其象耳若聖人則處時之極

而能通之不失其正者也何亢之有什三四爻辭

非易本指余論甚善

聖人用中之極不為亢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從塵而仰於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聖人用中有大之極是以不勉爲而自中且大也
大人則不免於勉而爲矣其視聖人自然之地奚
啻不相及耶所謂以下正言其不可及也其實聖
人之事大人皆可爲其不同者直不若彼之自然
耳而以爲絕塵而奔不可階而升似形容大過學
者詳之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位乎天德大人造也皆乾文言之辭位居也此解非易本指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施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

乾之六爻先儒以爲皆聖人之事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乃造德之極而小物不違聖人之極功也張子乃謂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限於非

禮之禮非義之義曾大人之所不爲而謂聖人〇爲之乎且以顏子乾乾進德之事發明此文亦非

本指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

君子以聖人言精義以知言時措以行言精義時措即所謂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唯精義時措故能合天地太和之道健利且貞而聖德成矣然非精義以為之先孰能時措之不悖如此乎大明終始六位時成精義也猶孟子所謂始條理也時乘六龍至乃利貞時措也猶孟子所謂終條理也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進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此二條皆釋文言見龍在田時舍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之意故餘所謂之言九二宜居天位矣而為時捨故止曰在田九五以天德而居天位矣而富貴不足以名之故不曰君而曰在天見富貴不與於所性而九二之在田無與於九五之在天也張子此言非易本指而實得聖人之心學者玩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為己而

也未嘗及人者也

余氏曰心無偏係隨感而見是謂求志言惟求其志之合乎道而已無所求於在外之富貴也故得見如二則化及上下未見如初卽爲己而獨善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日見乎外則不疑所行也使不能自信而不疑所行則德猶未成而必乎果敢以不定之見而自試乎此文言成德爲行二句之義而非其大指

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乾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繼曰待旦終日乾乾之意也陽如龍陰二而剛猶

淵之陷也下志於躍者之而不遽進也爲陞能審

於進而不遽則其進非貪位乃終此其義也何答之

有終猶止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躋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此天地之道聖人極盛之德

也非大賢以下思勉之所能及故曰其險其阻不

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險以喻道之峻絕阻以

道之難至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積大勢成地道之極爲也即中庸所謂一撮土之多極其廣厚之意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無體者變化流行無定體也不煩者順天化生無所爲也乾至健無體故感速而易知坤至順不煩故施普而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

余氏曰陽先陰後其常分也坤陰也先則越其常分非所能辨也故迷而失道失道者行不中事機也居其後而聽順乎陽則唱之者陽也我得所恃以爲安矣故爲得其常而有利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即帝出乎震以下八句卦之用也潤勝陰勝也陰陽和薄而陰盛陽微陽爲陰勝也不曰陰勝而曰潤勝陰主濕濕主潤也不匱不溢也萬物歸根復命而生生之意終不可息所謂碩果不食將有復

生之理故曰不匱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程子曰凡陽在下者動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陰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麗之象在上者說之象釋說卦乾健也一章之意

巽爲木爲風於下滋於上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

爲白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

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亦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或一本作且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也為氷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筤竹為旉皆蕃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釋坎離二卦之義坎陷也陽陷於陰而不得出也離麗也陰麗於陽而不能去也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陽上陰下當居之位也著則明者言陽著於上故光明也蓋陽本光明而為陰所揜則不得遂其明矣艮則陽主於二陰之上而不為陰所蔽故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者以此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釋六二爻辭○介於石不終日貞吉言九四陽也

居大臣之位而天下由之以豫者勢位薰灼足以
動人故人多累焉惟二以陰居陰柔順而在中安
分自足無求於人故不爲四所累見幾而决不俟
終日二其賢矣哉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陽陷陰中而有險之象苟處險而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矣有功即有尚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
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釋中孚悅而巽孚乃化邦之義上巽下兌爲中孚
上巽順也下兌悅也上順理以施於下下必悅以
承乎上上下相得而感化之道存乎其中矣所謂
孚乃化邦者如此蓋孚者以下又釋孚字之義六
書正僞曰孚卵孚也从爪从子鳥之孚卵皆如其
期从爪反覆其卵會文因義借爲孚信字矣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無妄
朱子曰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
物物而與之無妄也張子以雷動不妄則物亦不
妄爲物與無妄非易本指

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反背而去之之謂往也靜也終也復來也動也始也終則有始以下又申解所以反復之意余氏曰終始循環混混流行而無窮此天地自然之化也人則指其化而裁制之耳靜而深微萬化無形乃其反也動而有幾萬化萌焉乃其復也動靜相因固未有終而不始反而不復者故復卦辭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然則聖人之言其有不因天

地而美為之說者哉出則復也入卽反也與易易者

不同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

人性之中萬理皆備因其固有之理而增長充益

之所謂長裕不設也其益寧有方乎若矯揉造作

益其所固有而附益其所本無則非徒無益而反

害之矣烏能有益於得益求益者所宜深戒也

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傳傳易者之嘆歟

渫深也君子求出而不欲仕也又焉不由其道苟澤

身與釋辭非是井行汚宜為天所用矣乃反下遺

如井之深而不食焉則當隨時暫舍以自安苟使
勉强而求合焉豈惟自孤惻然抑且不能售也亦
何利而強施為哉此張子釋九三爻辭以為作易
者之嘆也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
也

天地之化動靜而已闔戶之謂坤靜而愼密也陰
也闢戶之謂乾動而專達也陽也其在於人寤則
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猶乾之闢戶而專達
於動也不言專者省文也抑亦互言以見意歟天

地也人也通一兩無二者也人其可自小於天地也哉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

易也者聖人教人以趨吉避凶使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者也故其辭之所指無非欲人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而臻三極之道人能從之則知所謹而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也變動者變而動之復不善以歸於善者也然爻之中又有愛惡攻取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聖人則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之如得則言吉失則言凶無戒勉之辭所謂吉凶以情遷也情遷者各因其情而吾無所與焉者也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趨吉避凶一以貞勝而不

頑如大人否亨之類是也貞勝者以理爲主而吉凶禍福有不計焉者也是三者同具於易而情各不同故辭說占者各因其情而求之則聖人之蘊可見而易之大用明矣不然亦奚以學易爲哉

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爻象動而吉凶生爻象未形吉凶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內外猶言形影動於彼即見於此非二物也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此當自爲一章與下文不相蒙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隱顯以陰陽言聚散以人之揲扐言推盪之盪卽八卦相盪之盪剛柔迭相推盪也言易有陰陽存乎六十四卦之象固有定體矣及陽變爲陰而顯者散陰變爲陽而隱者聚或陰陽不變而各得其常推之盪之變之通之則假乎於人而實非人之所能與殆有神道存乎其間矣學者其可以卜筮而小吾易也哉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進退以理言變化以氣言與易皆不合朱子曰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非二物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介謂辨別之端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故欲觀易中之悔吝者宜存志於靜則知所以動之幾微也小疵卽悔吝也幾

微即介也靜爻所以求介之功憂悔吝以前事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爻者又不可不察

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吝之類有方往若不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新刊正蒙解卷之三終